

## 抓緊時機、善作橋樑——王永信

邱清萍牧師

美國「中國信徒佈道會」事工專員/「基督豐榮團契」董事會主席

神賦予王永信牧師多方面的異象、恩賜與成就，他早期在台灣牧過會，後來在美國創始了中國信徒佈道會，又在香港成立了世界華人福音聯絡中心，和在美國的大使命中心；他創辦了《中信月刊》、《今日華人教會》、《大使命》等期刊。又推動過幾個福音運動，除華福運動外，還有洛桑運動、主後二千福音遍傳運動等。這樣的一個清單，會使許多人咋舌，他如何可以為主做這麼多的事？

有人曾問他如何把一生安排得如此緊緊相扣，一個工作帶動另一個。他回答說：「這完全不是我的計劃，也不是我刻意的安排。在我開始中信的時候，完全沒有想過將來會有華福這樣的運動，在華福的時候也絕沒有想到主後二千的運動。都是在做的時候，神的感動來了，而且門一個一個的打開，我就很自然的走了進去。我不過是神手中的棋子，祂早有全盤計劃，我只是走一步看一步而已」。

### **信心的腳印**

神的感動。走一步看一步。這是否就是信心的腳印？但信心也要順服，王牧師順服神的感動，抓緊時機，然後大膽的邁步走進去。有信心就會放心，能放心就會有膽量。抓緊時機的先動性在神，祂感動，也預備恩典。王牧師對神有這樣的認識，所以當他看見機會，就會抓住，不肯放過。難怪神就給他更多的機會，更多的感動，更多的恩典，當然啦！也更多的工作，更多的勞苦。

伊索寓言裡有一個小故事，名叫《look before you leap》（先看清楚才跳），這是一般常識吧。而他說自己卻是「leap before I look」（未看就跳），就有些「反常」。他說無論甚麼事工，只要清楚是神的感動，就會跳進去，不會左顧右盼，或等候更多的客觀

條件。他也不會因別人不同意而放棄，也許就是這種鏗而不捨的精神使他跨越了許多人為的、文化的、傳統的障礙，為天國成就一些有深遠影響的事工。

### **觀察時勢，抓緊時機**

王牧師很會抓緊時機，特別看到需要，有神的感動，他會不顧一切，為福音和神的國度擺上一切。1957年，王牧師去歐洲旅行佈道，在瑞典延雪平 (Jonkoping) 領受天上的異象，要他為「本國之民大發熱心」，次年移民美國，1961年10月在密西根州底特律成立了中國信徒佈道會。

六十年代的美國社會風雲變幻，甘迺迪總統和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被刺殺、越戰、阿姆斯特登陸月球、嬉皮士、婦解運動、「神死運動」、反權威等，也是自戀時代的降臨。

六十年代也是美國華人教會轉折的年代，華人歷經一百多年排華的移民政策，人口始終滯留在廿多萬以下，而當時的華人教會仍以自由派為主，且華人事工被看作是沒有遠景，遲早會融入主流社會。沒有人會想到六十年代中期，美國的移民政策會放寬，美國的大門將有愈來愈多的華人湧進來。（到了1970年，華人人口升到40多萬）。但是主一早知道，並且已經在部署祂的福音精兵，也在建立許多的福音橋樑。

1964至65年，王牧師駕車環美一週，穿著福音背心，作街頭佈道，共走了一萬英里，歷時一個多月。他深感「許多教會是關起門來工作，教堂成了福音的囚牢。教會的信息被限制在教堂的四壁以內。...教會忘記了人群，人們也忘記了教會。」他也深感美國這曾以神立國的國家正走向墮落與滅亡，所以在車頂安置了一個大牌子，寫著：「世界末日近了，快悔改，信耶穌。」他穿州過市，走在人群中，派單張，苦口婆心勸人回歸上帝，雖然有人接下單張，有人肯聆聽，但嘲笑、唾罵與趕逐，甚至威嚇也遇到不少。

1966年，王永信牧師召集一些信主的留學生，組織「暑期福音佈道隊」和「中華聖樂合唱團」在美加各地巡迴佈道。他把基督徒召聚一起，一同成為福音橋樑，廣傳福音，當中有些隊員和團員深受感動，後來也成為了傳道人。

除了街頭佈道，王牧師也常到美加各地講道，與其他神的忠僕如趙君影、史祈生、周主培、趙士昌等不約而同在各校園、唐人埠等華人聚居地方撒種開荒。那時華人教會像埋在地裡的種子，開始發芽生長，神正在北美興起一個奇妙的現象——查經班的成立。王牧師在1966年曾這樣寫道：「今天神在海外青年學人中間，正在作著一項奇妙的善工，不論是在美國、加拿大，甚至歐洲的大學，只要有幾十個中國同學在一起，他們中間就會有一個基督徒團契或查經班。這一個現象是前所未有的，也是其他國籍的學生中所見不到的。」他自己在其中扮演著催生、餵養與培植查經班領袖的角色。

抓緊時機必須對時勢敏銳的回應。廿世紀九十年代，世界冷戰結束，共產主義骨牌式崩潰，東歐門戶開放，加上中國六四事件引致知識份子的出國熱，正是傳福音的大好機會。王牧師在美國與海外校園合作，推動大陸學人事工，出版《中國學人培訓材料》系列。同時，透過大使命中心的事工，十多年來帶領短宣隊在新東歐、獨聯體、喜馬拉雅山區、巴爾幹半島、太平洋島嶼以及波斯灣等地開拓福音工場，並將它們交給華人教會及機構繼續跟進，實踐「夥伴式宣教」。

### **善作橋樑**

王牧師認為在他各種的事奉裡，最獨特的是作橋樑的角色。他超越地域、種族及文化，從北美華人福音事工開始（中信時期），連接到普世華人福音事工（華福時期）；又把華人福音事工與普世福音事工連接起來（洛桑及公元二千福音遍傳運動時期）。他說：「我覺得比較滿意的工作是把同工同道帶到一起橋樑性的事工。我相信只要把一些對神的事工有負擔的人帶到一起，奇妙的事就會發生」。奇妙的事真的發生了，而且好多回。

### **福音工人的橋樑**

1970年，王牧師參加 Urbana 宣教大會，在會中他跟數位華人牧師交通，大家同有一個負擔，覺得北美華人教會應有更多交通和合作。於是他們用了兩年的時間籌備了「北美華人福音會議」（NACOCE），並於1972年舉行，有300多位同工出席，當時王牧師心裡面想，假如北美同工可以這樣聚首一堂，要舉行一個全球華人福音會議是否可能呢？（此後15年北美華福共開了四次會議，並於1987年與世界華福合併）。

1974年，在瑞士舉行的第一屆洛桑會議，有70餘位華人出席，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，捫心自問：洛桑會議這麼多不同的種族尚且可以聚在一起，為甚麼華人教會就不可以？結果就產生了華福大會的構想，兩年後成為事實。並推舉王牧師為總幹事。

1976年8月18至25日，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以「異象與使命」為主題在香港召開，是華人教會的創舉。大會的口號是「華人教會，天下一心，廣傳福音，直到主臨」。華福的任務是在普世華人教會之間建立起了解與合作的橋樑，其目的有三：促進華人教會之合一及增長，預備華人教會向大陸傳福音，動員華人教會向普世廣傳福音。並將普世華人教會分區，每區設區委會，協助大會推展事工。

華人民族性自古有「各家自掃門前雪」的「家天下」傾向，王牧師要擔任橋樑角色非常不容易。王牧師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是因為他不敢違背心中那「欲罷不能，愈來愈強的聲音與信念——華人教會需要合作，需要廣大的心，需要超越的異象，需要直奔地極的行動」。

### 中西教會的橋樑

王牧師的異象不只是把普世華人教會聯結起來，也因他擁有中西文化的訓練和背景而起了橋樑的作用。1987年他出任葛培理牧師創立的「洛桑普世福音事工執行委員會」的國際主任，籌辦第二屆洛桑會議並任大會總幹事。1989年他推動「公元二千福音遍傳運動」，擔任董事會主席，而且帶出未得之民的10-40之窗的宣教視野。透過這些事奉，他不但有機會與各國教會的領袖共商天國事工，也為華人教會樹立榜樣，不分種族，投身普世宣教。

在普世宣教上，華人教會是否能夠與西方教會更緊密的聯繫，和更積極地配搭呢？

王牧師覺得很可惜這個理想尚未達到，而且還差得相當遠。他說：「華福運動到現在還只是在華人中間進行，而華人也很少參加其他普世的運動。大部份華人還不能與西方肢體平起平坐，商量事情，覺得自卑，這一點是很可惜的。也可能華人覺得白人有優越感，他們對整個世界的確都有優越感。但不要忘記中國人一向也有優越感。假如我們有美國他們那種成就的話，就是從工業革命以來的成就，也許我們會比他們更驕傲。現在這種情況我們已經夠驕傲了。其實美國華人無論在文化、成就、經濟等都超越了美國社會的中間線，無須自卑，但事實卻是如此」。

### **搭橋者的裝備與代價**

對王牧師來說，橋樑工作是他事奉的高峰，看到一些教會肯走在一起攜手合作，他感到很快樂。但他事奉的低谷也是這些橋樑的工作，每逢看見華人教會抱著門戶之見，各自為政，不願意為天國犧牲小我，他就感到很痛苦。

橋樑工作是一條孤單不討好的路，也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。神如何裝備王牧師勝任這樣一個角色呢？王牧師說：「第一，你必須會講道，事實上在華人教會無論你要推動甚麼事工，你必須會講道。我以前的佈道及講道工作，對日後聯絡眾教會都很有幫助。事實上，佈道工作我一直沒有停止。葛培理是神很使用的佈道家，洛桑會議也是他出面召集的，因他佈道工作的成效，他登高一呼，凝聚力就出來。

第二，不怕挨罵。華福是服事眾教會的工作，剛開始就有人警告我將來會有『公婆滿天下』之患。還有人說，假如華福能有兩年的壽命，你可以來找我。所以這個工作非常不容易。批評的也很多，也有人說我自作聰明，或想作教皇。

第三還要有配偶的支持。我在華福事奉時，每年平均有半年到世界各處探望教會。師母的支持是神給我很大的恩典，她從來不會拉我的後腿。」

王師母個人的感受與經歷又如何呢？「我在 1959 年奉獻以後，就離開了台灣，神慢慢帶領我作一個禱告，就是將來要成為傳道人的幫手。等到神真的安排一個傳道人作我的丈夫，我心理是已經準備好了。作為一個女人，假如丈夫願意如此為神擺上，實在是求也求不到的。我感謝主給我這樣一個丈夫，我能參予他的事奉，是我的福份。師母若因丈夫忙於事奉而感到自憐，這就太可惜了。你鼓勵他還來不及，又怎能拖他後腿呢？」

### 那時如何，現在還是如何

如聖經上的迦勒，王牧師在心態與精神上「那時如何，現在仍是如何」。在七、八十高齡，他仍像以前一樣領受異象，求神「將這山地給我」。他說要裝備中國大陸教會做差傳，使福音入中國、在中國及出中國。他盼望中國教會能成為普世宣教的教會，中國的護照將被更多的國家所承認，所接納。宣教的意識也會更強，機會也會更好。他認為現在就要開始訓練國內信徒做差傳。一個教會從沒有做海外差傳到做，過程可能相當長。他感歎雖然過去卅、四十年都在努力推動差傳，至今仍只有五份之一的海外華人教會做差傳，速度太慢了，可見大陸教會真要早日開始這方面的教導。

王牧師對華人教會下一代的領袖有何觀感和期盼呢？他說：

「我們這一代（快八十歲及以上的人）經歷過世界大戰，中日戰爭。我的成長期多在戰爭中渡過的，這些艱險與困難的經歷，也塑造了堅定的意志，和對事物的分辨能力。我們相信絕對真理，不一定追求共識。

然而，在後現代多元文化的思潮下長大的人，不強調『獨特性』，一切都是多元化和相對的，其實是『絕對的主觀』，你看是罪，我看不是罪。在這種思潮下長大的人怎麼可能有志向、有委身的精神，怎麼會為信仰而堅持到底。就算成了基督徒，對時

代不妥協的挑戰性也不強。這樣的人當了領袖也缺乏堅定的意志和清楚的方向。

因此我希望下一代的領袖有堅定的信仰，不要怕被人恥笑守舊和古板，要敢站在真理一邊。也盼能改掉上一代人的毛病，效法他們事奉主與為主受苦的精神，但不要學他們建立自己的王國。要多一點國度觀念，胸襟也要廣闊一點。上一代的教會觀比較弱，只看到自己地區範圍的工作，看不到神整個的國度，使宣教工作很難推行，也影響了教會間彼此的合作。這些都盼望下一代的領袖能更上一層樓。

我承認我們這一代的領袖，大部份沒有刻意地和花心思與時間來栽培下一代，這是我們的虧欠。不但沒有，有時還怕年青的一代起來取代自己，這是教會的悲劇。當然有些領袖有很好的榜樣。我們有責任提醒下一代，不要犯我們同樣的錯誤」。

王牧師曾說王明道先生和宋尚節博士是他的恩師。他九歲時隨父母到王先生在北京牧養的教會做禮拜，十一歲在宋博士主領的奮興會中重生得救。他事奉的人生無疑受王、宋二人的影響，他有宋博士「為主燃燒、毫無保留」的奉獻精神，在福音及宣教事工上充滿全力以赴的熱忱與急切；他在工作上的一絲不苟及認真，忍辱負重與胸襟，都有王先生的影子。但願王牧師從前人所領受、蒙主大用的特點也一樣的傳遞下去，代代相傳。

(本文取材自《從飄泊到植根－北美華人教會采風錄》，美國中信出版，2010年。)

#### **參考資料：**

《異象的人生》，世界華福中心編委會，1986。

王永信：”王明道與宋尚節—兩位不同而又相同的人”，*大使命季刊*（2000年8月），  
美國加州：大使命中心，頁 20-27。

作者採訪，2004年。

**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 52 期 2018 年 4 月號**